

低垂着头，谁也不敢看谁的眼睛，几乎分不
彼此呼。地共同心跳，青春旺火的身躯似乎落
成一伙了。眼睛中仿佛看不见四壁的射的
白芷、冰波，丝毫觉察不到冽风，吹
起葦席顶上的积雪，摔着脸颊，掉
相贴靠着身子，陶醉在难言的幸福里。好
一阵，大芝突然将手挣开，脱下棉袄
朝他身上一披，双手捧着脸朝
了一九三七年的三七三七年的
嫩做了主，把黑性，主，把黑顺
白柜上贴了双喜贴了贴了双喜字
天地。大芝婚后大芝大芝婚后的
年青姑娘怀着相融怀着相同
生养育女，像小鸟般比一个一个小
把生活拾缀得旺盛起来。但是，眼前生活急变的
的灾祸，正朝着相友的方向流播。愈
近，国民党单节、败退，日本人就
的灾祸，破灭了地做女人的仅有的对生活的
一点渴望，到底等到眼前是什麽？她不敢再想
两条腿沉的像灌上了铅，脚步放慢了。

崔璇文集

第六卷

崔璇文集

长征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亚宁

封面设计：冀 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崔璇文集 / 崔璇著. 北京: 长征出版社, 2003

ISBN 7-80015-954-X

I. 崔… II. 崔… III. ①崔璇 - 文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
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5192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 100832)

电话: 68586781

北京华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82 印张

8 插页 2000 千字

全六卷 定价: 156.00 元

ISBN 7-80015-954-X/I · 226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中短篇小说

路	(2)
周大娘	(6)
信号	(12)
粮食	(18)
井的故事	(54)
莲嫂	(96)
迎接朝霞	(112)
一条裤子	(131)
转变	(147)
投宿	(168)

散 文

刘老婆组织妇纺	(182)
在区委会里	(186)
涨潮季节	(198)
月兰	(207)

水电站工地上	(223)
这里秋光独好	(232)
农村速写	(243)
九月杂记	(256)
重访白洋淀	(263)
旅途漫笔	(272)
巴伐利亚森林	(283)
野生动物园	(289)
无名野花	(296)
坚韧的性格、宽博的胸怀	(299)
樱花时节读华章	(305)

诗 歌

感怀篇

忆中原	(312)
初乘飞机有感	(312)
别铁弟夫妇与诸侄	(313)
六十感怀	(313)
清风徐来悼胡南	(313)
闻长篇小说《白洋淀三部曲》付梓	(314)
怀念战友	(314)
祖孙晤面	(314)
贺肇野《血沃长城》出版	(315)
长篇小说《山杜鹃》完稿	(315)
题幼孙波罗小照	(315)
题幼孙女波琳小照	(315)
喜长篇小说《山杜鹃》出版	(316)

庆香港回归	(316)
庆澳门回归	(316)
悼日本友人石本正一先生逝世	(317)
思念罗丹、申蔚	(317)
阿里山茶	(317)
自慰	(318)
八十自述	(318)
回忆录《过去并不遥远》出版感怀	(319)
悼孙犁	(319)
读《范敬宜诗书画》及《敬宜笔记》	(320)
贺桑一苇大姐八十五寿诞画展	(320)
致长孙持纓	(321)
贺外孙女洪烨加入中国共产党	(321)
赞劈山开路者	(322)
勉次孙金钺走上工作岗位	(322)
诗束抒怀	(322)
贺航天英雄杨利伟飞行成功	(323)
致凡华、淮舟二同志	(323)

游兴篇

在扬州	(324)
莫愁湖不愁	(324)
谒南京雨花台烈士塔	(325)
漓江小景	(325)
鹿笛岩奇观	(325)
赴阳朔城途中所见	(326)
游阳朔城	(326)
重游杭州西湖	(327)
云栖观竹	(327)

梅家坞	(327)
顺德行	(328)
含鄱口	(328)
陪铁弟夫妇游荔枝湾	(328)
冒雨观亚热植物园	(329)
过秦岭	(329)
咏山西洪洞县郊大槐树	(329)
京城国庆夜景	(330)

景物篇

咏夏蝉	(331)
吟秋	(331)
银星海棠	(331)
春景	(332)
散步偶句	(332)
偕女游北京植物园	(332)
喜雪	(332)
酷暑	(333)
偶成	(333)
筑楼者之歌	(333)
附句	(334)
香山花束	(334)
一品红	(334)
冬日	(335)
润雪催春	(335)
春望	(335)
桐花、杨花	(335)
再赋桐花	(336)
暮春晚吟	(336)

天伦乐	(336)
夏夜独坐	(336)
思静	(337)
望月	(337)
咏喇叭花	(337)
观鸟	(338)
自嘲	(338)

附 录

举一个例子	茅 盾(340)
一曲悲壮之歌	周而复(350)
黎明前奏曲	马 加(353)
献给“五二三”的红杜鹃	曾 克(357)
一面旗帜下	雷 加(362)
远未过时的“重大抉择”	《中流》月刊评论员(365)
崔璇和她的作品	冉淮南(369)
倾听遥远的回声	黄国柱(375)
胸中海岳梦中飞	徐光荣(378)
发扬解放区文艺传统 讴歌解放区革命精神	余 瓢(381)
杜鹃花笑绽长白山	杨 柄(384)
又值杜鹃花飘香时	申 春(387)
昨日风雨今日情	马尚瑞(391)
过去未远·道路漫长·抉择不悔	徐非光(410)
老树春深更著花	沈 颖(422)
杜鹃花正红	赵郁秀(426)
霜秋又见红叶	申 春(439)
喜读《白洋淀三部曲》、《山杜鹃》、《朝霞集》	刘 纪(442)

《过去并不遥远》读后感	李易方(443)
读《崔璇文集》有感	丁玉华(444)
草明及辽宁省作家协会贺信	(459)

中短篇小说

路

君山把手中的粉笔断成两截后，随即在小而光滑的黑板上写上“我的志愿”四个匀齐工整的字，汗珠便滚滚地流到额上了，她用手掌拭去了额上的豆大的汗珠，小心翼翼地从小而矮的土砌的讲台上缓缓地走下来，又重复地把剩下的手中的粉笔头，扔在张着嘴的粉笔盒里。

阳光从门户外射了进来，砖地上正映着稀疏的竹帘叶的影子，在地下徐徐地晃动，几个绿色的苍蝇嗡嗡地碰着阳光照满纸糊的鹅黄的墙壁。许多的东西都很安静地被射在太阳的威光下，虽然在这像笼似的房屋内有许多人的气息，她们歪斜着自己的脑袋，沉静而聚精汇神地运用着短小的手指，沿着石板的边框，像蚂蚁盛行似的写着许多白的字体。石笔头发出清脆的声音，不断地打破了这屋里的窒息的寂静。

“写了多少？”君山温和地对着头排位子上的一位矮短身材的女孩问，脸上显出高兴的神色，女孩子忽然仰起圆圆的脸，敏捷地用两手盖住青的石板，眼睛里放出怯懦的光芒。

“不要盖住，一会儿我会看到的。”君山依然温和地说，但她却移动了脚步，急速地走到四方的靠着窗户的一张自己写字的桌子，开始学习了。

桌上正映着从窗户上漏下的阳光，仿佛筛子底似的小而圆碎的影子，忽明忽暗地正撒晒在她的身上、头上，反而使她面上

的汗珠愈来愈增多了，她无意中抽出压在书堆下昨日寄来的报纸，铺在桌子面上，俯着头，让汗珠粒粒淌下来。

从冷纱的空隙里可以窥见外面海蓝的天空，正飞着几只墨点似的小鸟，“唧唧”地掠过房脊去了。屋顶上长着茂盛青葱的绿草，顽强地从瓦缝内挣扎钻出头来。一只白色鸽子正在“咕咕”呼喊着重飞的伙伴。老槐树卖弄风姿伸出一枝粗黑的手臂，树梢上的鸣蝉，热得断断续续地嘶嘶喘着气息。几只麻雀“吱吱”地打破了晌午的寂寞，时时地落下几根羽毛，同院地上枯萎的槐花“同归于尽”了。

“梆、梆、梆”，街上传进梆子的声音，和几声犬的狂叫，那是个瞎了眼的卜卦者，头顶炎烈的毒光，扬着飞尘，去卜人家的命运了。

“啊！怎么开除这些青年，全都是有些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君山展开报的一页闪着惊讶的光芒，自己喃喃地对报纸发着疑问，气愤又来攻击她的心头，四周燃烧起一把灼热的火焰，“有些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统统地给他们开除了，还留下的是些泥土，这些泥土听着他们的摆布，而捏成一个上等废物，驯服十足的家伙。”

“先生，交石板。”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地钻进她的耳膜来，使她在万分的愤忿中，发现一个削瘦的布满皮癣的面孔，很急躁地托着一块石板，仿佛木偶似的停立在她的面前。“玉良，搁下好了！”君山不耐烦地回答，立刻把报纸仍到桌的另一隅，开始在石板上圈起圈来。“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们的中国；现在受着日本小鬼的欺压，蚕食我们华北；我的志愿就是把我们的敌人赶出去，恢复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由，夺回失去的土地。”君山看完石板上孩子的志愿，痛快地张着笑脸，兴奋地读着：“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们的中国。”接着一个个的梳着黑色发辫的头颅，鱼贯地挤上来，又潮退地拥下去，桌上的石板已经是高高的一层

了。

许多菜色的肌黄的面孔，削瘦的矮小的各种不同的身材，开始走到院中进行课外活动。“唰！唰！唰！”扫着槐树上的落叶和黄花，弯曲的仿佛干虾的身影，在阳光下汗流浹背的舞挥着帚把，丛生茸毛的脸子院，霎时地被这些劳动的小剃头匠剃得“一无所有”了。

“啪！啪！”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震遍了平静的空气。“先生，有封信——挂号信！”“挂号信？”君山惊奇地反问着，“挂号信是谁写的呢？”她急速地接过来，拆着这封由家乡寄来的信。

“君山见字……今接汝校寄来成绩单并附有通知单，因汝在校操行恶劣，故应开除云云。功课不良，还有可原，操行不佳，实属难恕。汝姑及汝叔，均品学兼优，而汝不肖，辱吾门庭……收敛速回家，吾已决不令汝求学……”几行浓墨显明的字已很清晰地跳进她的眼帘里。她惘若所失地昏迷了，每个字都很清楚地针刺着她的神经，她似乎沉在一个醉梦里。

“为何他们如此毒辣地把我踢了出去，以莫须有的‘劣’把我的前程打断了！”君山猛然跳了起来，怒击着桌上的信纸，她狂笑了，笑里含着无限的痛楚及悲哀。“嘻！嘻！”一阵尖酸的冷笑，又从她的口唇内滚了出来。

“来，我告诉你们几句话！”君山大声地雷吼着一群围在树下的孩子。她们都扬着惊讶的面孔，蜂拥地闯进门槛。“坐好了！”君山大踏步地走到土砌的台上，许多可爱的真诚的面孔又一个一个的投进眼帘来，她们都翘着嘴唇期待着她的发话。

“我现在要走了，我走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原因是学校因为污指我为‘劣’硬把我开除，难道爱国抗日就是品行‘劣’吗？这是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的迫害。家庭是要囚困我的，我也决不入那囚笼。学校既把我开除，我也不能再入学校，但是现在我只凭我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奋斗，去开辟一条道路。

“因为我在家庭里遭受了攻击，所以我便到这镇上来，寄居一个亲戚的家里。我看到这偌大的市镇而无一所学校的成立，这使我感到很需提倡的事。经过了 my 奔波、交涉，这‘暑期短期小学’便成立起来，我只是尽些义务之责任。

“在酷暑的天，我也知道坐在树荫下，倚在石上，像海鸥一样的安闲，但是我不愿去做，我愿意挥发我的血汗，使几个孩子多多地认识自己，认识敌人，认识自己的环境。”君山大声地咳嗽，她注视这一群木偶似的倾听的感动面孔，心里万分地楚痛着。“再见！我要用我的力量，去开辟我们的道路。我希望你们都跟随我走上正大光明奋斗的道路。”她断然地跳下土台，毫不停留地匆匆迈过门槛，循着蜿蜒长蛇似的古道，加紧着步伐急速狂奔。

“先生，我们一定要和你走一条路。”孩子们狂热地呼喊着的声，鼓舞激发了她奔驰新路的力量。

（原载 1936 年 8 月 18 日《北平新报》文艺草副刊）

周大娘

后半晌，从铁匠庄出来的日本骑兵，搜完交通沟以南，便把北边的麦地包围住了。

清早，曾在这打过一次仗，敌人怕这一带藏着我们的伤兵，所以赶来搜索。

周大娘躺在离沟不远的麦丛中，头上顶着扎好的麦棵，不住地朝外张望。

她是一个将近五十岁的寡妇。身材瘦高，穿一身毛蓝衣裳。她是小沟村（离铁匠庄三里路）的妇救会主任，抗战后，才由贫农变为中农。她唯一的二十五岁的儿子，八路军一到就让他参加了。早晨的仗很激烈，她担心掉下伤兵，中午时，装着拾麦子，拿起镰刀提着水，走到这块地里。

现在在她脚旁躺着被她找到的一个伤兵，脸色苍白，穿着大娘脱给他的破夹袄。当周大娘初见他时，还以为快死了，发白的军帽盖住脸，满裤筒子血和泥。当周大娘摸他心口时，他无力地睁开眼皮，露出希望的笑容。他吃下窝窝喝过水，才振起精神来，说出自己叫王来子，二十九团的战士，战斗中左腿被炸去一块肉，自己就爬进高大稠密的麦丛中。

这时他忍住痛，不断地打听敌人的动静，他觉得他是战士，不应当轻易跟老婆子乱跑，可是她很镇静，反倒安慰他说：

“不怕，你跟着我，没错。”

她瞧见一个骑红马的日本兵，趟着深到马肚的麦子走来了。她打算横穿几道麦垅，转到马后去，迅速地將水罐镰刀藏好，一边盖着地上的血说：

“你来，从这两把麦子当中钻过去，轻一点！轻一点！”

她望着伤兵打颤地咬紧牙，艰难地向右移动，接着她按原道钻过去，用麦秸扫平地上的土印，把压倒的麦秆扶起来。

她瞅见日本兵举枪走近了，她想赶紧追上伤兵，刚爬十几步，子弹打到叶秆上，她一动不动地贴住麦根，闭着气，听马喷着鼻子，嗒嗒地走过去。

马大声地嚼起麦叶，日本兵在后边高声地喊：“快快的出来！你的出来！”

她知道这是日本兵在诈人，她感谢正好刮起风，把厚厚的麦草压在她身上。

天快黑了，忽然空中飞起蓝火球，那是敌人打的集合炮，她听见野地里马疲倦地嘶叫和鬼子咕咕呱呱地说话，她瞧见刚才那个红军，疯了似的朝沟跑，在她右边，冒起浓重的白烟，她差一点没有惊叫起来：

“王八蛋们！把割下的麦捆点着了。”

伤兵在爬时流了些血，她用自己的扎腿带给他绑上伤口，因为天黑，她没有把血打扫干净，就和伤兵很快地离开麦地，她想将他藏在自己家中，过一两天，等他伤口好些再送到区上。他们怕人瞅见，快进村时周大娘先把他藏在村外的瓜棵下，她先回家煮饭，等家家插门睡觉时，才把他搀进家里。

周大娘的两间黄土房，坐落在街中的胡同口内，用土墙圈的院子，干荆条扎成的栅栏门。她亲自盖的这两间房。

当她把伤兵放在炕上时，她闻出房中散发出熟悉的气味。她怕邻家发现灯光，将麻油灯放在倒着的升子里，只露一面光照到炕上。

王来子吃过面，她从棉袄里撕出新棉花给他包伤口。她看到伤口有碗大，幸亏没伤到骨头。她小心地把棉花按住伤口，外边又缠上布，不住地问：

“痛就讲啊！我们不懂，笨手笨脚的。”

伤兵用力撑住炕，制住两腿的抖动说：

“不痛，你尽管扎吧！”

第二天，敌人在沟边麦行中发现血迹，黑夜一声不响地就把小沟村包围住了。周大娘听到村中的狗乱咬，赶紧将伤兵叫醒，这时敌人正撞砸各家的门。

“大娘，有洞没有？”——她迅速将他藏住了。

院子里咕噜地响了一声，她的身子抖动了一下，她晓得日本人从邻家跳过墙来了，隔着席边轻声地说：

“来了！沉住气，有我的命就有你的命。”

她听到钉子鞋声快走上台阶，马上退到炕上来，把头蒙在被里，故意打鼾声，同时她又听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

“开门！”日本兵粗声地喊。

她不作声，日本兵把门踢开了，用手电筒照下房里，然后直射到她脸上，她听出一个人的脚步声。

她表示驯服地听从日本兵的指使，点起龛里的大麻灯，灯光照出这个瘦小日本人满脸青胡茬子，然后，她又退到炕上来。

“一个人的！”日本人用枪托敲着地说。

“一个人。”她挽着散开的小髻，高声地回答，“就我一个老寡妇。”

“还有一个人的。”日本兵紧盯着她的脸，突然用枪刺挑起她的前襟大声地喊，“你的八路军的有！”

“我的，没八路军。”她朝他摆手。

“真的没有？”

“没有。”